

《抉择》后又一部文坛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扛鼎之作

角逐

又名《权力角逐》

田天/著



作者富有深厚的生活底蕴和扎实的文学基础，把整个长篇小说把握得得心应手挥洒自如，驾驭语言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人物描写栩栩如生，尤其是人物的心理刻画入木三分。

一部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时代感很强的优

杭正文

2000年10月于北京

角逐

田天著

内蒙古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北五环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X1168 毫米 32 开本 15 印张 400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数：1—1000

* * * *

ISBN7-5425-0322-7/I · 164 定价：25.80 元

序

这是一部描写和反映当今变革时期高级领导阶层反腐败斗争的长篇纪实性小说，是田天现实主义小说作品围绕新任市委书记刘和平的官场命运把故事一层层地展开，情节一环扣一环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作品通过江都市新任两个多月的市委书记刘和平同志因经济和生活作风问题被免职这一特殊事件的发展，揭露了省市两层高级领导干部中的个别贪污腐败分子及他们是如何进行权钱交易、鲸吞国家资产、大量收受贿赂，并通过盘根错节的复杂社会关系网进行官官相护、互相纵容、互相包庇的。同时颂扬了在经济大潮中忠实党的事业、努力为人民办事、拒腐蚀、反腐败的优秀干部。塑造了刘和平、吴一同、齐洁勤、张文华、程君、周琳、江德龙、李志高、黄甫然、康豆豆、苏舒、熊岸、宋进、谢沙、胡东升、王丕等艺术形象。作品高屋建瓴，浓墨重彩，以通俗流畅的语言形式生动地将江都市在世纪末这一段的真实事件艺术地表现出来。

作者富有深厚的生活底蕴和扎实的文学基础，把整个长篇小说把握得得心应手挥洒自如，驾驭语言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人物描写栩栩如生，尤其是人物的心理刻画入木三分。

这是一部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时代感很强的优秀作品。

杭正文

2000年10月于北京

第一章

一

事实证明，他的人生战略是完全正确的，看到那些讥笑过他的人都还在碌碌无为像没头苍蝇似的为生活奔波的状态，他不知为什么忽然联想起男女的生理知识，成千上万个精子从不同方向奋斗，但只有一个精子有幸攻破卵子的防线成为唯一的佼佼者，其余的则折戟沙场。这个比喻极不恰当，可这是他下意识产生的想法，细想想也符合他心中的道理，不由嘴角溢出一丝笑意。

他很少笑，脸上总是郑重其事一本正经。正是他这种不苟言笑的表情给人一种严谨认真的印象，才使他在官场中四处逢源取得上级和同僚的信任。其实，他是很开朗的，是他进入官场后努力适应官场环境硬是把自己的性格变了，由外向型变为内向型。这也是得益于他的小学老师宋进的教诲。宋老师说与人处世要尽可能地避免嘻嘻哈哈，嘻嘻哈哈给人一种轻浮的印象。这句话他许多年都没能悟到真谛，直到参加工作，开始奋斗官位时，他才悟透了这句饱含禅机无异于升官秘诀的警言，他成功了，但有得必有所失，为此，他牺牲了欢乐，放弃了开怀大笑，二十年来，没有一次痛快淋漓地笑过，他一直压抑自己的情绪，渐渐的他也

适应这个习惯，自己也认为是不喜谈笑的内向古板类型的人。

十几份报告在他手里已经过了三遍，可一份报告他都没有拿定主意，他实在不敢轻易下结论，因为他知道这十几份报告关系到十几万人的生活，关系到全市的财政收入，也关系到江都市在他任职期间如何发展。他感到事关重大，要好好考虑清楚再说。

轻轻叩门声。

门缓缓推开了，一位秀丽雅静的姑娘走进来，他在欢迎会

“请进。”他抬起头来。上见过她，她好象是姓周，是党委刘和平第一天上任就面临着一大堆的问题，关于钢厂破产的报告、关于纺织厂倒闭的报告、关于化肥厂资不顶债经营无法扭亏的报告……十几个报告整整齐齐摆在他案头，像对他示威，也像对他嘲笑。他心里有些慌，脑袋也大了起来。

作为一个决策人，他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因为展现在他面前的不是一条笔直的坦途，而是一条荆棘丛生充满艰险的路，稍微处理不当，一些意想不到的可怕后果就会突然降临到他身上。

市委书记这个位子是他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地方，今天，他终于坐到了这个很有权威的位子上，可他心里没有一点儿兴奋和得意，他自己也奇怪，目的达到了，为什么没有满足感呢？他大学毕业后，在枣林县造纸厂当了一名技术员，人们都笑他傻，可他心里明白自己并不傻，因为他知道万丈高楼平地起的道理，只有从基层做起，才能出人头地，才能当大官。他每天都努力工作，尽可能地把本职工作做到最好。他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奋斗二十年，爬上了市委的第一把椅子，成了所辖一市七县最大的官。办公厅的秘书。她走到桌前，脸色有些微红，说：“刘书记，今天

来的一封信，我不知道该不该给您……”他看着女秘书说：“你不是已经拿来吗？”女秘书的脸庞更红了，她有些不知所措地说：“是的，我看这封信只是写了何书记的名字，可何书记已经……不在了，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办好。”他点了点头说：“放下吧”女秘书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把信轻轻放在桌角，说了声：“我出去了。”他又点点头，膘了一眼，看到周秘书鼻尖浸出了细细的汗粒，心想：她怎么这么紧张？

他拿着这封信看了许久，是该打开？还是不打开？他也犹豫起来。怪不得女秘书拿不定主意是否交给他，这事虽小，但也不大好处理。因为这封信明显是寄到这个办公桌上的，可这个办公桌上的人前天已经离开了人间。信是写给何书记的，何书记被一场车祸夺去了生命，刘和平的组织关系正好在地委组织部，正准备接任地委副书记的职务，省委组织部紧急调令把他调任江都市任市委书记。转眼间，他又升了一级，是何书记的死给他带来了机遇。世上的事情就是这么矛盾，对一个极度残忍，而对另一个却是格外宠幸，他在死者的位置上坐下来，成了一个幸运儿。

昨天夜里，他和老搭档枣林县县长程君喝了半夜的酒，程君提醒他要小心，因为江都市的领导班子很复杂，处理不好会栽跟头。他把老搭档的衷言牢牢记在心里，他也曾耳闻江都市的一些情况，听说领导班子不协调，工作总是出问题，还曾经受过省委的通报批评。对于这样一个烂摊子，他心里不但没有升迁的喜悦，反而产生了无名的忧虑和烦恼。他很感激程君，只有知心朋友才会说出心里的肺腑之言，程君的担心也正是他所担心的。市委书记的职位是他的最高奋斗目标，如今，他达到了，可是，他能否

保住这个位子还是个未知数。从眼前的情况来看，他能否站得住脚还是个问题，听说市长熊岸很有背景，想必熊岸刚愎自用难以相处，万一和熊岸合不来，他的工作就没法儿开展，而且，熊岸是江都市成长起来的老干部，光是在江都市政府就工作了二十年，很有群众基础。刘和平不由心虚，强龙不压地头蛇，作为市长的熊岸往后会买他这个市委书记的账吗？

二

刘和平终于拆开了那封信。

“何柏良书记：您是我们江都市人民最信赖的书记，本来，我是不应该麻烦您的，您日理万机事情已经够多了，可是，我实在是在走投无路了，万般无奈之下给您写了这封信，希望您能在百忙之中过问一下我的事，为我洗去不白之冤！李志高”纸皱巴巴的，字迹也非常潦草，信尾落款处有一个鲜红的指印，刘和平仔细辨认了一下，确认这个指印是咬破手指用血印上去的。这封信一定是在特定的艰难环境中写成的，这个李志高肯定有很大的冤屈。信封是很整洁，字迹与内的字迹不同，显然是有人帮助李志高。

李志高是什么人？

刘和平打电话请来了办公厅主任吴一同。吴一同是党委办公厅的老主任，在主任这个位子上蹲了十年。他高高的个子却是奇怪的瘦削，配了一张深度眼镜在清癯的脸上，给人的感觉是弱不

经风的书呆子。“刘书记，您有什么指示？”他一进门就弯着腰问。刘和平很不习惯这种过分的恭敬，他忙说：“吴主任，您请坐。”吴一同说：“我习惯站着，刘书记您就指示吧。”刘和平只好站起身来，用手指了一下沙发说：“那我们就离开办公桌，坐在这里，象老朋友一样谈谈好吗？”吴一同笑了，说：“好的，刘书记真是太客气了。您坐。”待刘和平坐下后，他才坐在刘和平的对面双人沙发上，沙发只坐了前面一点，身子直直的，离靠背很远。他等待着这位新书记的问话。其实，这样面对新书记，他已经经历了二次了，面对刘和平书记算是第三次了。每个新书记上台都要找他来谈一谈，谈话的内容无外乎询问市委和市政府的情况。每位市委书记一上任首先面对的是二班子人，对这二班子人没有一个详细深刻的了解就如盲人骑瞎马，根本搞不好工作。他早已胸有成竹，就单等着这位新来的刘书记来问了。

“吴主任，我想了解一下何书记最近正在办理的还没有办完的事，所以请您来给我说一下。”刘和平说。他本来是准备要问李志高是谁，他犯了什么案子，有什么冤枉，可话到嘴边忽然多了个心眼，他对吴一同主任还不了解，李志高的事就暂时不要让他知道，因此，他把话题转了。吴一同听了刘和平的话不由呆了呆，他的估计原来是错了，这位新上任的刘书记并没有向他打听市委和市政府的人员各自的情况，而是直接了当地问起已经去世的何书记还有什么未了之事，他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事先，他也没有这方面的准备，不由语塞。

刘和平看了他的样子，说：“你要是一时想不起来也就算了。”吴一同忙说：“不是想不起来，只是一下子不知从何说起。

何书记临终前正在办的事首先一个是城西区的排水工程，城西区每年下雨季节都要遭水淹，可是市政财金不够，多少年来没有解决了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市民每逢雨季都涉水出入，今年，市委和市政府决心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四方筹集资金搞好城西区的排水工程，前些日子，何书记每天都要亲自到施工现场视察。检查施工质量，督促施工进度。还有钢厂和纺织厂连年亏损濒临破产，何书记每天都要去这两个厂看看。”刘和平心里咯噔了一下，这正是他上台最头痛的事，何书记撒手而去，给他丢下这付烂摊子，他将如何处理是他能否坐稳这市委书记位子的关键，处理好了，官位可保，处理不好会降职离开江都市，闹不好来个就地免职，他将没有一切希望了。一想到这里，他的心里就发紧。他是性格很强硬的人，每遇到困难他都是知难而上从不退缩，他常说：好干的事能轮上我来干吗？正因为不好干才能显出英雄本色。

“还有吗？”他向等待着指示的吴一同问。吴一同立即回答：“事情是很多的，可最要紧的就是这三件事了。”一句话说完就又闭上了嘴。刘和平看了他一眼，心里有些不满意，他想让吴一同多说一些情况，可吴一同就是不肯多说一个字。他只好说：“钢厂和纺织厂的情况你给我简要地说一下好吗？”“好的。”吴一同欣然地说：“钢厂设备老化没有资金更新，出的产品不应用户需要，钢材卖不出去造成大量积压，现在厂子已经停工，破产的报告已经打上了来了。”刘和平听了点头不语，这个报告他已经看了三遍，吴一同汇报的内容和报告里写的大同小异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他对这样的回答不感兴趣。吴一同继续讲道：“纺织厂破产是气候，这几年纺织厂一直亏损，这也怪不得下面的人，全国的纺织业都不景气，可关键是前些日子的一场火灾把纺织厂的原料库烧

了一个，这个厂看来再也无法起死回生了。”刘和平有些吃惊，问道：“那场火灾是怎么回事？”吴一同说：“我也说不清楚，公安局调查了几次，但起火原因始终没有查清，只是把纺织厂的厂长李志高抓起来了。”刘和平心中一亮，暗想：李志高原来是纺织厂厂长。他脱口而出“为什么要抓他？”吴一同说：“罪名是渎职罪。”

刘和平不再问，他主要是打听李志高，已经知道了，就没有必要再问什么了，他说：“吴主任，我不了解情况，你要多帮助我。”吴一同郑重其事地回答：“我会的。”

三

刘和平去拜访市长熊岸。同是搭档，不必分谁高谁低，一开始上任就碰到许多棘手的问题，他必须及早和熊岸在这些问题上形成共识，以便很快将这些事情解决掉，不然，人们会觉得新上任的市委书记无能。可这些事又不能急于处理，万一处理错其中一个问题，就有可能让他这个新上任的市委书记卷铺盖。所以，这些问题既要尽快解决，又要慎而又慎，不能出一点儿纰漏，所以和熊市长沟通是刻不容缓的。熊市长的家在市政府大院里，住的依然是厅局级楼，尽管三室一厅面积很大，但毕竟是老式楼房与现在的别墅式市长楼比起来简直就成了天地之差。司机说，熊市长几次让楼，当了市长后，他又把分给他的楼让给了谢副市长，熊市长说谢沙副市长是市政府资格最老的，市长楼让谢副市长住最合适。熊市长说他只有老两口在家里，住三室一厅已经很宽余

了。刘和平听了这话心里不由地对熊岸产生了几分敬意。

熊岸听说是刘书记来了，慌得到门口来迎接，握着刘和平的手说：“我准备一会儿去看你的，你怎么抢先来看我。”刘和平说：“应该的，谁让我的资历比您浅呢。”他看到熊岸一只脚踩着拖鞋一只脚踩着地板不由好笑，可他并没有笑。熊岸说：“请进，快请进，我有好多事要向您汇报呢。”刘和平嘴上说：“这话怎么说的，应该是我向您请教才对。”他换了鞋，穿了一双拖鞋。熊岸也才把那只赤脚踩到了拖鞋上。

熊岸亲热地拉着刘和平的手一直走到沙发上坐下，说：“您也太客气了，我们虽然是很投缘，但也是上下级关系，您又是才来，我给您汇报工作是本份的事。”刘和平见熊岸这么通情达理心里的担忧不觉去了一半，心想，到底是经过党培养多年的老干部，思想境界就是与常人不同，他说：“熊市长，您可千万不要认为我是在客气，我可是诚心诚意地来和您商量事情的，往后，我有什么问题都会主动和您通气，在我们之间是同事，不存在上下级关系，我也不会搞一言堂，所有大问题和决策都要在常委会上决定，您对我应该象对其他常委一样，都是平等的。其实，好多东西我是应该多向您学习，多向您请教才对。”熊岸哈哈大笑，拍拍刘和平的手背，然后松开手站起来，说：“刘书记不仅年轻有为而且还是个爽快人，好吧，我们从今以后不须客气，互相信任，互相支持，把我市的被动局面扭转过来。”刘和平听了熊岸的这番话心里踏实了许多，来时的担心一扫而光，他看着身材魁梧满面红光的熊岸，信心不知不觉地在心中汇集起来，变成了一句话：我这个市委书记的位子看来一定会坐稳的。

离开了熊市长家已是十点多了，他多少有些醉意。

熊市长热情挽留他只好接受了一次丰盛的款待，席上，他们又探讨了市里的许多问题，熊市长很健谈，思路也极为敏捷，对市里的形势分析得头头是道，令刘和平折服。

小轿车在宽阔的大道上平稳地驶着，两旁大厦林立霓虹灯闪烁，街上仍是密密匝匝满是行人。到底是新型的城市与他来时的那个县城就是不一样，这里实在是繁华得多。刘和平的心情好了许多，他暗想，人还是要走动走动，话不说不透，互相坦诚地交换一下意见，工作起来就少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这种工作方法，他已经保持了十来年。自从当副县长起，他就常和同事交换意见，按他的话说就是掏心窝子，这一招很管用，不管是意见相同或是意见相背，只要往一块儿一坐，什么事儿也没有了，只剩下一门心思干好工作。人心都是肉长的，把心窝子的话都掏出来了还有啥问题解决不了的？现在，他把这百试百灵的绝招又用在了处理他和熊岸市长的关系上，他相信这一招一定会像他在枣林县一样管用，他和熊岸市长今后的工作会相互配合默契处理好一切事情。

路突然堵塞了，前面发生了什么事？司机出了车去打听，回来说：“刘书记，纺织厂的工人们闹事，一时半会儿恐怕疏通不了，我们还是绕道回去吧？”刘和平正了解一下纺织厂的情况，就对司机说：“你先回去吧，我附近有个老朋友，我去看看他，你就不要等我了，自己开车回去好了。”司机有些犹豫，说：“这……”刘和平说：“就这样决定了。”他说完下了车，作了个调头的手势。司机无奈只好倒车调了头，刘和平招呼着行人和车辆指挥着司机

调了头，向司机摆摆手，看着司机开车走了，他才向前面走去。

到了纺织厂他才知道是纺织厂的干部要拉走厂里的机器去卖，职工们阻拦不让卖厂里的机器，双方发生了冲突。人越聚越多，警察对眼前暴发的局机也一时束手无策。他向吴一同的家里打了电话，命令吴一同立即处理这一件事，防止事态恶化，他要吴一同立即制止卖机器，把已装上汽车的机器卸下来，并下一道紧急命令，国营厂里的设备处理一律先上报市委办公室。他打完电话没过二十分钟，吴一同就来了。

四

冲突很快平息了。

机器卸回了车间，六部东风卡车开出了厂门，工人们也渐渐地都散了。

刘和平一直站在远处注视着这场风波平息下去，他的心里又翻腾起来，他觉得似乎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乐观，他不禁又产生出无限的愁胀，机器是厂子的根本，并于纺织厂破产的报告还在他办公桌上，可就有人胆大包天地在倒卖国家资产，他们怎么会的这么大的胆子？如果这件事没有市领导的点头，他们是绝对不会敢这么搞的，那么，市领导会是谁呢？谁会同意他们这么做，在市委书记还没有审批了破产文件前就敢批准厂干部倒卖机器，最起码的党性原则也没有了！他的脑子飞快地思绪问题连吴一同来到身边也没有发觉。吴一同说：“刘书记，我已经按照您的指示

处理完了这件事，我让厂干部今晚就写一个事件发生的报告明天一早送到市委办公厅。您看还有什么指示？”

“没有了。我已经都看到了，你处理得很好。”刘和平说。

吴一同笑了，他说：“刘书记真是心直口快的人，您和何书记不大一样，何书记整天黑着脸，象对谁也不满意似的，他也从来表扬人。”

刘和平说：“你别光看我的一方面，我可是赏罚分明的，不只是会表扬人，还会批评人，我批评起人来可是不留情面的，不管三七二十一，骂了人再说，到时候万一轮到你头上，可别怪我没打招呼，也别有怨气。”

吴一同笑着说：“我们当主任的本来就是出气筒，哪里有什么怨气，倒是刘书记对我不要顾及才好，您知道我们当主任的，不怕领导骂就怕领导不理睬，若是有一天刘书记觉得我不称心了就早早安排我一个养老的差事让我做，省得我占着位子不讨人喜欢。我可尝过那难受的滋味，人家看着你不顺眼可你还是在人的眼皮底下呆着，真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说实在的，主任官不大可权不小，你书记有多大权力主任就有多大权力，可这权力是哪儿来的？是仗着书记的职权，在外面我就能代表您说话，可是一旦失了宠，领导不信任了，那可就惨了，当主任的还不如一个走红的秘书，整天灰溜溜的，没人看得起。”刘和平说：“不至于吧，主任再不好当也比当第一把手强，什么心也不用操的，吃的是省心饭，只要为领导服务好了就完事大吉，我也当过主任的，只要不是丢三拉四，应付领导还是不难的，我们当时说过一句俏皮话，

领导是组员，主任是组长。”吴一同笑了，他仔细看看刘和平说：“想不到刘书记也是主任出身。”刘和平说：“不像吗？我那个主任可是个县委办公室主任，和您比起来可就算是个小主任了。”

二人沿着人行道边走边谈，越谈越投缘，他们不知不觉来到街心花园，他们便一同坐在长椅上继续谈。他们一直谈到了深夜，吴一同说：“刘书记，我们去吃夜宵好吗？”刘和平在熊市长家里喝的酒多但吃得饭不多，此时也觉得肚子有些饿了，便欣然答道：“好哇，我们就去吃夜宵。”

吴一同领着刘和平来到一家半边天闪烁着霓虹灯的高级大饭店，有八九米高三十余米宽的霓虹灯闪着《渔港大酒店》五个大字，庞大的鱼、虾、龟、蟹形状不断地变幻着颜色，从窗子和门往里看，里面一片金碧辉煌。刘和平大感意外地说：“吴主任，你怎么把我领到大酒店了？”吴一同说：“对呀，我们吃夜宵嘛。”刘和平说：“随便吃点就行了，我只不过是和你多说会儿话，到这里来，太铺张了吧。”吴一同说：“铺张什么？来这里吃饭是极普通的，以后慢慢您就知道了，今天，权当我为您接风洗尘，腰包掏我自己的，你就放心好了。”他拉着刘和平走进饭店，从门口开始，就有身穿锦衣旗袍的漂亮小姐不断地弯腰：“欢迎光临！”足足接受了十句欢迎辞，他俩才到指定的桌子旁。

一个小姐轻盈地走过来问：“您二位要点什么？”吴一同让刘和平点菜，刘和平也不客气，点了一盘龙虾、一盘大闸蟹、一条西湖醋鱼。他说：“到了渔港饭店当然只能吃海味了。”他的话把小姐也逗笑了。

一群人拥着个高个子年轻人从楼梯上走下来，看到那个年轻人派头十足，刘和平就皱眉头，因为他知道凡是这种人正经人少。

“哟！吴主任怎么有空光临酒店？真是让酒店蓬荜增辉！”那高个子年轻人竟笔直地走过来对着吴一同说。吴主任站起来说：“在这辉煌极了的地方哪里还用得着增辉，大公子真是太客气了。”那位被称为大公子的年轻人说：“这位气宇不凡是什么人？吴主任不介绍给我也太不义气了。”他指的是刘和平，刘和平坐着没动，对这位大公子不理不睬毫无反应，就仿佛他不知道指的是他。吴一同说：“他是我的一位亲戚不认识大公子，失礼了。”这位大公子脸上露出明显的不快，悻悻地说了声“不客气。”转身走了。那伙人也趋之若鹜紧随而去。刘和平问：“他是谁？”吴一同回答：“熊市长的儿子熊奕，人称熊大公子。”

刘和平大惊失色，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不可一世傲慢的家伙居然会是朴素谦逊的熊市长的儿子！

五

铁门哐地一声关上了，刘和平被关在了里面，一股异样的气味进了他的鼻孔，他不由皱起了眉头。门外传进来一声轻骂：“冒充市委书记，现在真是什么事都有！”骂声随着脚步声远去，刘和平的眼睛渐渐适应了拘留室极弱的光线，昏暗，他发现这间很大的屋子里关着五个老少犯人。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住进牢房，可今天他体验了这种被囚的生活，不由得好笑。